

觀霧遊記

■何文光／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

車子在蜿蜒的 122 號公路，沿著兒時印象中清澈、碧綠的，而如今卻是黃沙滾滾、滿目瘡痍的上坪溪走著。或許是“賀伯”颱風的警告吧！讓那些濫墾濫伐和盜採砂石的業者知道，短視近利的他們已經讓大自然生一場大病了。雖然一路上是九彎十八拐，但是自己仍趁著空檔，欣賞著沿途熟悉的風景。此時面對著“破山濁水”，早已將令人困擾的畢業論文，與遭金錢利益破壞殆盡的山水拋之腦後，取而代之的是看見五指山背影崇敬的心情，與腳下印象中在上坪溪邊戲水烤肉的童年時光。

車子經過了軟橋，下一個小村落便是老爸的故鄉上坪了。這也是為甚麼我暑假的游泳課都是在上

坪溪中上的。轉了個彎，迎面而來的是令人無法割捨的紅磚拱型走廊的街道。雖然已經漆上了乳黃色的油漆，但是仍然掩不住它經過歷史襯托下的風采。有一位頭髮泛白的老人作在板凳上，倚靠著柱子，滿足中略帶一絲無奈地抽著「黃長壽」，他臉上一條條滄桑的皺紋和著一道道的磚痕，都訴說著一段段的歷史與過去。雖然只有短短百餘公尺的街道，但卻是令我數次流連忘返。或許是屬於歷史的東西，才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吧！依依不捨的離開了老街，再往下走，便可看到老爸的母校—瑞峰國小與一片的蕃薯田。由於人口的外移，現今應該是一個迷你小學了吧！在四線道的 P U 操場上有三三兩兩

的小朋友在玩耍著，很天真，也很幸福，因為他們比台灣許多每天生活在鋼筋水泥與柏油中的小朋友幸運得太多了。他們在自然的青山綠水中生活著，呼吸著森林所釋放出的清新空氣，而不是汽機車所排放的廢氣。他們也不用擔心衣服被泥土弄髒，更不用戴著口罩上街，比較起來他們是屬於大自然的。時間晚了，不能再耽擱，該繼續往觀霧的路上了。穿梭在“綠色小道”上，路雖不大，卻被兩邊的植被籠罩著，感覺很美，雖然不能與集集的綠色隧道相比，但是卻另有一番風味。走著走著，出現在峭壁間的是傾洩而下的，宛如一條白色銀河的瀑布。水花點點自高處散開然後灑下，加上陽光的修飾



▲大壩尖山

，彷彿滿天的星兒墜落，美極了。於是不得不停下車，踏上了岩石，站在瀑布前去感覺水花在臉上撫過的涼意。舒服極了。

車子駛過了五峰繼續往裡走著，在路上的兩旁經常有一些原住民的小孩與三兩隻狗兒注視著經過的外地人，眼神中透露了些好奇。拐了個彎看見了一家名為“哪魯灣”的KTV，沿途也不乏一些檳榔攤之類的攤位，原來文明早已入侵純樸的群山之中了。離開了五峰，繼續往裡走，或許是離都市文明人的魔掌更遠了一點，所以青山綠水所遭受到的人為破壞，與之前的上坪等地比起來也少了許多。

眼前山勢漸漸升高，而溪水越來越是細小，不一會兒，大隘派出所到了，一眼望去，可以看見一些零星的小村落，點綴在群山之中。開了一個多鐘頭的車終於到了清泉。在進入清泉之時你可以看見一座尖頂的教堂，外來的宗教早已悄悄地進駐了原住民的心靈，此時讓我想到的是古埃及的文明似乎也是如此這般消失的吧。開始是生活習慣、語言，接下來是宗教信仰，之後便喪失了文化。這時有一群年輕的原住民男女在教堂的公車站排前談笑著，而拔去消音器的摩托車也呼囂而過，看來他們似乎都還年輕，此時心中想起了前一陣子電視上的報導，說在花東一帶原住民約十九歲的年輕未婚媽媽，所佔的比率極高。此時所冀望的是在立法院的民意代表們，能盡快的成立一個完善的原住民委員會，替原住民的同胞們好好規劃自己的方向。

接下來迎接我們的是

大鹿林道，車子駛離了122公路，準備再往上爬了。在進入大鹿林道之後不久，有一個土場檢查哨，但是若要進入檢查哨前，先要經過一段河床，說深倒也不怎麼深，只是河水加上滾動的鵝卵石，想要通過似乎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進入了檢查哨，便拿了身份證去辦理甲種的入山證明，辦完了入山證，剩下的便是最後二十八公里的路程。這時已是早上約九點多鐘吧，山上的天氣很好，可是老爸再三告戒我們說，中午以前最好下山，否則中午以後大霧瀰漫，屆時你便可以知道觀霧之所以為觀霧，並不是浪得虛名了。過了土場檢查哨以後的十五公里路程，高度一路上昇，路況也還算良好，尚有柏油路可以走，所以這十五公里的路程還有一點時間可以看看遠山，看看雲峰。在約十五公里處還有一家賣水果與高山蔬菜的野店，此時應景的水果最有名的應是水蜜桃了。看了一

盒一盒紅潤的水蜜桃，好像相當香甜的樣子，但是想起了中橫公路梨山附近，山上一大片的水果架取代了翠綠的森林，讓原本美好的大自然變成了一片死寂的竹杆架子，心中的臆意不免一掃而空。

接下來的十五公里，我想不但是對我的車子是一種考驗，對我的技術也是一種考驗。坑坑洞洞不說，你想要閃都閃不過，真的要栽進洞中後才可通過。還好一路上的景緻優美，遠山近山盡是一片翠綠，充滿了活力，可惜的是我無法花太多的精神去欣賞，大多數的精神都用在對付滿路的坑洞了。一路上數著左手邊公里數的牌子，二十五、二十六……，在期待二十八的出現。在大約二十五六公里的時候，看到了熟悉的標誌，一個用黑色片岩堆砌而成的標誌，上面寫著「雪霸國家公園」。每個國家公園都是相同的標示。當然依照慣例，一定要下車照張像，好向自己的朋友

們炫耀說我去過了雪霸國家公園了。不過較特別的是在這標誌的一旁還有一棵扁柏巨木，粗壯的胸圍與高挑的身高，一看它的年齡已經有五百多年了，心中對大自然的魔力不禁油然而生。

不一會兒，看到了一些介紹雪霸國家公園的解說牌，我想我們應該到了觀霧了。車子走了一段下坡，便看了到觀霧山莊。二十八公里，約一個多鐘頭路程的疲憊，總算到了。就在進入觀霧山莊之前一個轉彎處的斜坡上，一片碧綠的青草中挺立著一朵白晳剔透的野百合，我歡喜的停下車，佇立在野百合前靜靜的欣賞著這一朵令人垂愛的小花。此刻，又令我的心情振奮不少，記得在民國七十九年我高中的時候，在中正紀念堂發生的學生請願活動中，那一群充滿理想的莘莘學子們就是以台灣野百合為精神的象徵。車子停到了觀霧山莊前的停車場，在看到了觀霧山莊前開闊

的山景，心中豁然開朗，疲倦一掃而空。不論是遠山、近山，蔚藍的天空、繚繞的白雲，一幅南宋文人的潑墨山水畫，就活生生的呈現在你的眼前。雖然颱風剛過，路況並不是很好，但出乎意料的是遊客還挺多的，其中還有三五台的中型遊覽巴士。翻開了手中的摺頁，我比對著摺頁的說明，我看到了大小霸、雪山等著名的山，雖然我不能親自登上它們，但是對我這個非專業的登山者而言，看到這些山就很興奮了。在觀霧山莊休息了約半個多鐘頭，便瞧見山嵐從山的那頭偷偷竄出頭，再順著山坡輕巧的往下伸展著，慢慢的將整個山頭包圍在繚繞的輕煙之中。看看時間，約是下午一點左右，觀霧即展現了它的魅力。我想該出發到今天的目的地—檜山巨木群森林步道區了。車子進入了曲折的、由大水泥石塊鋪地的樂山林道，突然看見一旁的台灣赤楊上，有兩隻松鼠宛如秦

山般的在樹枝間攀爬著，輕巧的身手，我想應略勝泰山一籌吧！車子開到了神木步道區入口的停車場，在停車場邊所設置垃圾筒中的垃圾早已滿出來了，垃圾筒的周圍盡是垃圾。而在停車場中有一台高級的轎車，似乎是一家人一同出遊，而其中一位年輕的女孩手中拿了一束路邊摘取的野百合，算算至少也十來朵，看來她是想丟棄這束野百合。她把野百合交給了另外一位男孩，那位男孩拿了之後便往一邊的草叢一插，就這麼了事。他們一夥上了高級轎車，就如此的離開了。此時的我望著高級轎車的背影，想著稍早我在斜坡上瞧見的野百合，相形之下地上那一叢野百合，是如此楚楚可憐。算了，看神木去了。

進入了神木步道區，走在步道上，你可以紮實的踏在土地上，而你觸目可及的是最真的、最可愛的大自然。而你呼吸到的是經過森林過濾過的最清

新的空氣，芬多精正在你的周遭環繞，與你做最親密的接觸。在你耳中盤桓的是那些由鳥兒和蟬兒主編的自然樂章，此刻你正在享受大自然的歐式自助餐。在這兒，你可以任性的呼吸，你可以恣意的眺目遠望，你可隨心所欲的在自然的環境中幻想自己在森林中飛翔。但是最重要的是你不要去改變你所看到的一切。

當我正在享受這一切時，迎面而來的三個男性遊客，正在用襯衫包著揀來的兩個樹頭，扛在肩正要離開，我及時拿起了相機，將三位的背影拍了下來。當他們離開後，整個森林又恢復了平靜，好像沒有發生過甚麼事一般。在國家公園內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是誰的錯呢？我心中失望地望著平靜的森林。我小心地跨過遭颶風吹了半毀的木橋，繼續往神木的方向走著，一路上遇到了一些小孩在狹窄的小徑上奔跑著，我勸著他們要小心點，不要滑倒

了，而心中嘀咕著，這些小孩的父母在那兒？萬一摔下山要怎麼辦？算了，走吧。伴隨在步道旁的是匯集山泉的小水溝，冰冽的山泉從土壤中涓涓流出，此刻讓我深深的感覺到“森林是水的故鄉”這句話。此刻的時間已接近下午兩點，山嵐早已在群山之中穿梭，雲海，比之於阿里山的雲海，又另有一番風味。一座一座的山頭好像一座一座的小島，漂浮在雲兒中。一邊欣賞著風景一邊走著，一邊尋找著咬人貓的蹤跡，一邊標示著全世界唯一的隸慕華風仙花。此刻，我好像是被世界遺忘的小孩，在森



▲觀瀑

林中自由自在地遊蕩著。在步道的左側偶爾你會看見一段鐵軌，是以前運材車的軌道，我心想著，如果沒有這一條軌道，搞不好這裡就是個原始森林了，那我們就可以有更多的神木可以看了。但是若是如此，外匯不就少了一點？不過，錢可再賺，但是樹砍了，沒有個千百年，是成不了神木的。

依照著指示牌的指示，我去看了臺灣經濟奇蹟的英雄——一株只剩下樹頭的巨木，它就如此犧牲了，活了千百年的紅檜就這樣被換成外匯了。我呆呆地望著那像墳墓一般的樹頭，一條生命就如此消失在自然的軌跡中。走了快一個鐘頭便到達了神木區，臺灣排名第六的觀霧一號巨木矗立在你的眼前，樹高 47.1 公尺，樹徑 5.19 公尺，樹圍有 16.3 公尺。沿著巨木而上的是一條避雷針的導線。一號巨木已經悄悄的在這裡挺立了約兩千年。雖然經歷了兩千年，但是依然枝葉

茂盛，在欄杆的保護下，它免除了給遊客剝皮的命運，而它身上的附生植物也相當完整。與剛剛灣的經濟英雄”相比，一號巨木幸運多了。臺灣巨木中排名第五的二號巨木在一號巨木的下方，樹高 34 公尺，樹徑 5.48 公尺，樹圍 16.3 公尺，其餘的三、四和五號巨木在一號巨木的上方，這幾棵巨木和一、二號巨木相較之下略顯遜色了一點，不過都生長的很健康，蔥蔥鬱鬱，看了它們之後，感覺好多了。在欣賞一號巨木的時後碰到了一對夫妻，便和他們聊了一會兒。原來他們來這已經七、八次了，他們喜愛來這裡運動。他們也去了拉拉山四、五次。在茫茫的人海中，倒也還有這兩夫妻是如此的可愛，對大自然是如此的鍾愛。可是他們的兒女都不喜歡來這裡，是山太累了？還是年輕的一輩只喜愛擠在小房間中搶著麥克風，唱著 KTV？

此刻我有些累了，我

索性便坐在地上，倚靠著保護神木的欄杆打個小盹。我閉上了眼睛，此刻森林中只有我一個人，我開始傾聽森林的聲音。靜下心來再加一點想像力，你可以聽見解說牌上所描述的鳥叫聲。吐一米酒，急救兒……再加上蟬兒的和聲，很悅耳、很舒服的聲音在我身旁繚繞，我漸漸進入夢鄉。大概過了一會兒，我被一群遊客吵醒，此時有點寒意，我想我也該走了。就在回程的路上，迎面而來的是兩位外國人，我心想，想不到外國人也慕名而來到觀霧參觀，我也應該做好國民外交，於是我面帶笑容說：

Nice to meet you，而他們也的對我說：Nice to meet you, too。心裡很高興的是，他還聽得懂我的英文。一路上我也遇見了一位老伯伯，他穿了一件看起來似乎很舊的、褐色的卡其服，戴了一幅黑框的眼鏡，鬍子和頭髮有些白了，而右手的手指頭斷了兩根。我心想，

或許是因為工作上的關係而斷的吧。他用一種特別的Y型木架背著一些榔頭、鉗子和木板等工具，禁不起好奇，便和他聊了起來，原來他已經在林務局工作了二十多年，由於“賀伯”颱風的肆虐，把步道上的一些安全設施破壞了，他是來做修護工作的。我看他身材雖不算高大，但卻能背這麼沉重的東西。我問他說怎麼才一個人來？他說他先把工具和器材背來，他的同伴一會兒就到。原來這遊客步道上這麼精緻的小橋、護欄與鋪道，都是這些人在默默付出的。之後我問了他一些遊客丟垃圾的問題，他說要不是有一位同事負責全觀霧遊憩區的垃圾清潔工作，觀霧早已被垃圾堆滿了。而當地所推廣的理念是自己帶來的垃圾自行帶回處理，可是成效還是有待加強，看來遊客的公德心還是少了一點。走在回程的路上，我在想著，到底是甚麼原因能讓他在這裡工作這麼久？是那

個時代人們的一種刻苦、認命的特性嗎？亦或是這大自然的美讓他付出了一輩子？不管原因是甚麼，我想這都是我們這一輩年輕人所缺乏的吧！走出了步道區，我佇立在剛剛滿溢出的垃圾筒邊，赫然發現一隻泛著金黃色的翅膀與修長的兩條白眉的鳥兒，是一隻金翼白眉吧！它在垃圾筒邊跳來跳去，仔細的一看，原來它在啄食著一個吃過的水梨，這是第一次這麼近距離的看著金翼白眉，它似乎不怕生。我拿起相機，動作很輕，因為我怕驚嚇到它。連續拍了好幾張特寫。此時已經快三點了，我想我該走了。

下山的路上依舊崎嶇，不同的是群山已變白茫茫的一片，剩下三三兩兩的山頭冒出而已。一路上我都開著大燈，因為大鹿林道已經被霧所籠罩住。此時也應驗了老爸的話，果然，觀霧一名不是浪得虛名呀！下了山，告別了森林，又回到了熟悉的都

市叢林中，我把車開到了竹東火車站前小憩，此時黃昏的夕陽早以將木造的火車站照耀得更加燦爛。我坐在車站前的階梯上，讓夕陽揮灑在我身上，然後，回想著今天的旅程……

更正啓事：

台灣林業第廿三卷第一期「瑞岩溪自然保護區野生動植物資源調查成果」乙文參考文獻因漏載，茲補上詳如后，造成不便之處，尚祈見諒。

